

随书赠送电影光碟

Luo Sheng Men

罗生门

〔日本〕芥川龙之介◎著 高慧勤◎等译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Luo Sheng Men



罗生门

〔日本〕芥川龙之介・著 高慧勤・等译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生门/(日)芥川龙之介著;高慧勤等译.

-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06.6

ISBN 7-5402-1801-0

I. 罗… II. ①芥… ②高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日本-现代
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9437 号

责任编辑:阙 明 王慧川

罗生门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230mm 大 32 开本 8 印张 230 千字

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5.00 元

序 言

芥川龙之介，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。一八九二年生于东京，生当辰年辰月辰时，故取名龙之介。母亲芥川富久在龙之介年甫一龄即精神失常，舅父芥川道章无子，龙之介遂由其收养，易姓芥川。

芥川养父系没落旧世家子弟，颇好文艺，具有江戸文人趣味，芥川自幼深受传统文化熏陶，很早便接触到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。再加上芥川身为养子，虽然大姨母对之呵护有加，然而因爱成恨、彼此伤害的事，在所难免。芥川行为做事更需百般隐忍。这就给芥川心理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。这种阴影直接影响到芥川的性格及其文学创作活动，并为其最终选择自杀埋下了伏笔。

一九一六年二月，芥川于《新思潮》复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《鼻子》，获文坛前辈夏目漱石青睐，亲笔致函予以鼓励。以后芥川佳作迭出，终成日本短篇小说一大家。

如果从一九一四年算起，至一九二七年自杀弃世，芥川的创作时间前后不过十三年，却有短篇小说一百四十八篇问世，及小品、随笔、诗歌、游记、评论多种，应该算得上是高产作家。以小说而论，芥川的作品早期以历史题材居多，晚期则以现代生活为主。给芥川带来巨大声誉的《罗生门》和《鼻子》即属历史题材，而自传体小说《大佛寺信辅的前半生》和《傻瓜的一生》则属生活题材。

芥川体质素弱，一九二二年后，神经衰弱、胃痉挛、肠炎、心悸等多种疾病接踵而来。一九二六年后，神经衰弱等症益发严重，芥川不得不“过着半卧床的生活”；其创作活动大受影响。加上担心母亲的精神病会遗传给自己，其时芥川已萌生自杀之念。一九二七年初，芥川二姐家失火，姐夫卧轨，姐姐一家无处容身，投靠芥川，此后诸般善后、烦琐，使本就不通世务的芥川疲于奔命、焦头烂额。当此际，虽然心力交瘁，芥川还是创作了《玄鹤山房》、《海市蜃楼》、《河童》、《齿轮》、《傻瓜的一生》、《西方之人》等重要作品。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，芥川服安眠药自杀身亡，年三十五岁。

芥川的人生悲剧似在人意料之外，细思却亦在情理之中。孱弱的身体素质，抑郁多愁的性格，长期足不出户的书斋生活，现实中的种种无奈和磨难，都是芥川选择弃世的直接诱因。芥川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过类似的话：上帝所爱者必短寿。这无疑是芥川的自况之言，他也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走向了生之尽头。是是非非，自有公论。其实，在最灿烂的时候坠落，未始不是一种轰轰烈烈的活法。

芥川的作品，国内译介者甚多。本书精选了芥川的成名作《鼻子》、经典作品《地狱变》、《罗生门》、《山药粥》、《戏作三昧》、《枯野抄》、《竹林中》、《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》、《傻瓜的一生》等篇，以《罗生门》为题，裒为一辑，由译界大家文洁若、高慧勤先生担纲主译，大致可以见出芥川一生创作的全貌。关于此点，读者诸君自会分析选择，无庸笔者饶舌。

是为序！

编 者

目 录

序 言	1
罗生门	1
鼻子	6
地狱变	11
山药粥	33
猴子	46
手绢	51
大石内藏助的一天	59
黄粱梦	68
英雄之器	70
戏作三昧	72
蜘蛛之丝	94
基督徒之死	97
枯野抄	104
圣·克利斯朵夫传	111
龙	122
疑惑	130
秋	140
山鹑	150
奇遇	158
竹林中	166
报恩记	174
阿吟	186
丝女纪事	192

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.....	199
点鬼簿.....	214
玄鹤山房.....	219
傻瓜的一生.....	232

罗 生 门

某日黄昏。一个仆人至罗生门下避雨。

宽阔的罗生门下，仆人孤零零地伫立着。粗大的门柱朱漆斑驳，柱上趴着一只蟋蟀。罗生门位于朱雀大道。路上三三两两尚有几入。有的头戴市女斗笠，有的顶着揉鸟礼帽。可罗生门下惟有仆人。

怎会这样呢？两三年里，京都连续遭灾。地震，狂风，大火，饥馑，没完没了。搞得京都城里异常凋敝、萧条。据说许多佛像、佛具已被砸碎。涂着朱漆或镶有金箔银箔的木料亦堆积在路旁，当作柴火卖。京都城里都是这副模样，罗生门的修缮工作，当然不会有人顾及了。罗生门的荒敝倒是便宜了狐狸，它们开始做窝于此。盗匪，也会不时来此落脚。末了人们还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但凡遇见无人认领的死尸，便会弃置在罗生门下。现如今太阳下山之后，给人的感觉阴森可怖，便不会有人到罗生门一带行走。

相反，大群的乌鸦不知由何处汇聚于此。昼间，无数的乌鸦在空中盘旋，围绕着罗生门的鱼尾檐饰飞翔，嘴里“呱呱”地叫个不停。尤其在罗生门晚霞映红的天空中，一只只乌鸦明晰可辨，仿佛天幕上撒下的一把芝麻。当然，乌鸦是来啄食门上死人肉。……今日天候已晚，看不见一只乌鸦踪迹。只是在那崩塌的、间隙里长满青草的石阶上，白点斑驳地粘着许多乌鸦的粪便。石阶共有七层，仆人将退色的藏青色袄襟垫于身下，坐在最高一层的石阶上。他带着木然的表情瞭望下雨的景象，且轻轻用手摩挲着右侧脸庞生出的酒疤。

作者写到，“仆人在等待降雨的停息”。而此刻即便降雨停息了，仆入亦无事可做。若是平常，他自该回到主人家中。可是现在，主人已于四五天前辞退了他。如前所述，当时的京都城里凋敝不堪，眼前这仆人被侍奉多年的主人辞退，也是京城凋敝的小小余波。所以，与其说“仆人在等待雨停”，不如说“困顿雨中的仆入无处投身，穷途末路”。且今日的天空景象，也大大影响了这平安朝仆人的 *Sentimentalisme*（心情）。起于申时的降雨仍无停息迹象。仆入此时

感觉烦心的，乃是明日的生计。就是说，在这种走投无路的境况下，总得想个办法才是呀。仆人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，神情恍惚地倾听着朱雀大道没完没了的降雨声。

大雨笼罩着罗生门。雨声“哗哗”地由远及近，令人心烦。晚霞渐渐压低了天空。仰脸望去，罗生门斜刺里探出的屋檐，支撑着沉重、黯淡的阴云。

穷途末路中，只想要摆脱困厄。哪里还顾得上选择手段？挑三拣四，就只有等待饿死在墙边或路旁。或者被抬到罗生门上，像野狗一样地被人丢弃。仆人的思绪在相同的路径中来去徘徊，最终撞入了逼仄的穷巷。“假定”，永远是“假定”。仆人似已肯定了所谓的不择手段。但要确认“假定”的方向，他还缺乏勇气。对于自己将要“无奈之中沦为盗匪”，他不敢给予积极的肯定。

仆人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而后无精打采地站起身。晚间寒冷的京都，已经是围聚火盆的季节。薄暮之中，寒风在罗生门的门柱间无情地穿行。栖息于红漆门柱上的蟋蟀，此时已不知去向何方。

仆人的藏青色外套里，是一件棣棠花面料的汗衫。他紧缩脖颈，高耸双肩环顾着罗生门四周。他多想找一个避风雨、没人烟的地方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晚。尚可如愿，他要一觉睡到大天亮。说来也巧，他突然看见了登上罗生门楼的梯子。梯子很宽敞，上面也涂有红漆。仆人心想，上面即便有人，也尽些些死人。他便紧握鞘内的圣柄战刀，将穿着草鞋的双脚迈向了楼下的第一个阶梯。

须臾，在通向罗生门楼上的宽阔楼梯中段，一个男人猫也似的蜷身屏息，窥测着楼上的状况。楼上泄漏的火光，令男子右侧的脸庞微微濡湿。短硬颚须的脸庞上，泛现出面疱红色的脓疮。仆人开始有些掉以轻心，他以为楼上只有死人。而登上了几个阶梯才发觉，楼上有人点着灯火。火光不住地四下晃动，是昏黄、浊暗的烛光，闪烁着照亮了蛛网密布的天井角落。无可置疑，在这样一个风雨之夜，来罗生门城楼点燃烛光的，定非等闲之辈。

他像壁虎似的蹑手蹑脚，总算爬上了陡峭楼梯的最高一层。他竭力猫低腰，伸长脖子，战战兢兢地窥望楼内。

果不其然，正像外面传说的，楼上乱七八糟地抛弃着许多尸骸。火光照见的地方异常狭小，看不清到底有多少尸体。朦胧之中可以

断定的，只是有的裸体，有的着衣。当然有男也有女。仆人疑惑地观望着，甚至不能判定，这些尸骸曾经都是有过生命的。尸骸横七竖八地丢在地板上，就像一堆泥土捏成的玩偶，有的张大了嘴巴，有的高举双手。朦胧的火光照耀在肩膀、胸脯等高耸部位。低平部位则益发暗郁，像哑人一样持续在恒久的静寂之中。

尸骸散发出腐烂的恶臭，仆人不由得捂起鼻子。可是刹那间，他又忘却了掩捂鼻子。一种异常强烈的情感，仿佛完全剥夺了仆人的嗅觉。

突然之间，仆人看见尸骸中蹲着一个人，是一个白发老妪，瘦骨嶙峋，身材矮小，身着丝柏皮色的衣物，像是一只猴子。老妪手持燃火松枝，直盯盯地注视着一个死尸的脸庞。那死尸头发很长，像是一个女尸。

仆人揣着六分恐怖四分好奇，一时间忘却了呼吸。借用一位旧日记者的形容，那感觉真是“毛骨悚然”。老妪将松枝插在地板缝隙间，双手捧起眼前的尸骸脖颈，像是母猴在为小猴捉虱子，一根一根地拽揪长发。老妪顺势地揪着，仿佛全无人类意识。

看见老妪揪拔头发的模样，仆人心中的恐惧竟也渐渐地消失了。与此同时，仆人心中一点点积累起对于老妪的强烈憎恶。——不对，说是憎恶老妪或为一种语误。毋宁说，那是一种与时俱增的、对于所有邪恶的强烈反感。仆人伫立门下时苦思冥想的，是饿死、为盗二者择其一。然而此时再要提及那个问题，仆人将毫不迟疑地选择饿死。仆人憎恨邪恶的心情，就像老妪插在地板上的松枝，熊熊地燃烧起来。

仆人当然并不知晓老妪为何要揪拔死骸头发，自然也无法合理区分其善恶。仆人只是觉得，风雨之夜的罗生门上，揪拔女人头发肯定是无法容忍的一种邪恶。仆人已忘记，自己也曾打算去做强盗的呢。

突然间，仆人的两腿一使劲儿，便由楼梯跳至顶层。他手握圣柄大刀，大步走到老妪身旁。老妪自然大吃一惊。

看见仆人，老妪仿佛惊弓之鸟似的跳将起来。

“老东西！哪里跑！”

老妪惊慌失措地被死骸绊了一下，爬起身又要逃。仆人挡住老

姬去路，骂道。老姬推开仆人，试图脱身。仆人再次挡住通路，将老姬推回原处。两人在尸骸中一言不发地扭打了片刻。胜负一目了然。仆人一把抓住老姬的手腕，粗鲁地将她扭倒在地。那手腕细得皮包骨头，像是一根鸡爪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说！再不老实，当心这……！”

仆人松开老姬，噌地退去了刀鞘，将白色的钢刃逼放在老姬眼前。老姬一言不发，双手哆嗦，战栗，且耸动肩膀喘着粗气。她瞪大了两眼，像个哑巴似的拒不回答。两只眼睛的眼球，仿佛都要掉出了眼眶。看见眼前的这般情况，仆人明确地意识到，自己的意志完全支配着老姬的生死。这种意识却将此前凶暴燃烧的憎恶之心，无形间冷却了下来。余下的只有圆满完成一项工作之后的坦然、得意和满足。仆人俯视脚下的老姬，语调稍变柔和了些。

“我不是衙门差役，是过路的，正好路过罗生门。所以你放心。我不会用绳子把你捆到官府里去。但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在罗生门上干的是什麼营生？”

听了这话，老姬圆睁的双眼瞪得更大了。她定定地瞅着仆人的脸庞，眼眶是红色的，尖利的目光像只食肉恶鸟般摄人心魄。她的脸上满是皱褶，和鼻子几乎连为一体的嘴唇，则咀嚼似的蠕动着。细长的脖颈下，尖耸的喉结在运动。老姬喉咙里喘出粗气，像是昏鸦嘶鸣的声音，传到了仆人耳中。

“我揪这头发，揪这头发，是为了用以做假发。”

仆人没有想到老姬的回答如此平常，不由得感觉失望。在感觉失望的同时，先前的憎恶连同冰冷的轻蔑，重又兜上了仆人心头。仆人的脸色变了。老姬也看在眼里。她一只手仍旧握着死骸头上揪下的头发，嘴里像蟾蜍一样咕呱着。

“当然啦，揪死人头发也许是作恶。但是揪罗生门上死人头发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像刚才被我揪下头发的那个女人，什么坏事儿没干过？她将死蛇切成四寸一段，晒干之后说是干鱼，竟然卖到了武士阵前。要不是得了瘟疫送命，如今还在干那营生。都说那女人卖的干鱼味道鲜美，武士们喜欢吃。其实，我并不以为那女人做的营生有什么不好。那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总比饿死了好吧。我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坏事。我不这样，也就只有等着饿死啦。我想那个女人非

常清楚的，我这样做全是出于无奈，所以她会原谅我的。”

老姬嘟嘟囔囔说了这些话。

仆人将大刀插入鞘中，左手按着刀柄，冷冷地倾听着老姬述说。当然他的右手挡在赤红的面颊上，不想让人看见鼓起脓疮的大面疱。然而听着听着，仆人的心中鼓起了勇气。方才于罗生门下，仆人缺少的正是此般勇气。而这勇气比之方才爬上顶楼捕捉老姬的勇气，却是截然相反的。仆人已不再为饿死、为盗的两难选择而烦恼。在他此时的心情或意识中，饿死的选择是完全剔除在外的。

“别无选择了吗？”

老姬说完之后，仆人带着嘲弄的口吻问道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右手突然离开了面疱，一把揪住老姬的衣襟，凶狠地说道：

“那我要剥去你的衣服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要不这样，我也会饿死的呀！”

仆人三下两下揪下了老姬的衣物，将踉跄的老姬一脚踢进了死骸堆中。然后，三步五步跨到楼梯口，将丝柏皮色的衣衫夹在腋下，跃入陡梯下面的夜幕中。

过了一会儿，像死人似的赤裸老姬从死骸堆中爬起身，口中发出呻吟般的嘟囔。火光仍未熄灭。老姬在火光中爬至梯口。她的白色短发倒悬梯旁，窥测着罗生门下一片黑洞洞的夜幕。

仆人的去向无人知晓。

大正四（一九一五）年九月

魏大海 译

鼻 子

说起禅智内供^①的鼻子，池尾一带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那鼻子足有五六寸长，从上唇一直耷拉到下巴。上下一般粗，像根香肠，细细长长的，垂在脸当中。

内供年过半百，打做小沙弥时起，直到如今升为内道场的供奉，心里始终为这鼻子苦恼不已。当然，表面上看似没事儿人一样，倒不是因为作为一心修来世的出家人，不该老为鼻子犯嘀咕，而是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，鼻子成了自己的心病。平日言谈之中，也顶忌讳提“鼻子”这个词儿了。

内供为鼻子伤脑筋的原因有二——其一，鼻子过长，极其不便。首先，连饭都不能自己吃。要不然，鼻尖儿就会杵到铁碗里的饭上去。内供只好叫一个徒弟坐在食案对面，吃饭时，用根一寸宽两尺长的板条替自己掀着鼻子。可这么一顿饭下来，无论是对掀鼻子的徒弟，还是鼻子给掀起来的内供，都不是件轻省事儿。有一回，一个中童子^②来替那个徒弟，正巧打个喷嚏，手一抖，鼻子便杵进粥里。当时，这事儿都传到了京城。——不过，这还不是内供为鼻子发愁的主要原因。其实，内供苦恼的是，这鼻子使他的自尊心备受伤害。

池尾一带的人倒都挺体谅禅智内供的，说他幸好不是俗家人，要不然，单凭那只鼻子，谁家闺女肯嫁给他呢。其中也有人议论说，八成是因为这鼻子才出的家吧。可内供却不认为当了和尚，鼻子的烦恼就少多少。因为娶得上娶不上媳妇，这事儿可影响忒大，自尊心变得格外敏感脆弱。于是，内供从积极与消极两面，变着法儿来恢复受伤的自尊心。

内供先是想，怎么才能使这长鼻子显得短一些。他趁周围没人时，照着镜子左顾右盼，想方设法，煞费苦心。有时，仅凭变换脸的角

① 内供奉僧的简称，在宫里内道场供职的有道高僧。

② 寺内做杂役的童子。按年龄，分为大中小。

度还觉不够,就时而手扶着腮帮子,时而手指托着下巴颏,不厌其烦地对镜揣摩。然而,鼻子看上去显得短,能让自己满意的事儿,却是从不曾有过。有时他越是苦心竭虑,鼻子反倒越显得长了。每逢这时,内供便叹口气,把镜子收在匣子里,快快回到经台前,继续诵他的《观音经》。

此外,内供还不断地留意别人的鼻子。池尾寺里常有僧供讲经说法。寺内僧房一间挨一间,浴室每日都有僧人烧洗澡水。所以这里进进出出的僧俗人众,为数最多。内供耐着性子端详他们的面孔。老想找出一个鼻子长得像自己的人,哪怕一个也好,都可聊以自慰。因此,蓝绸衫或白单褂之类的,压根儿不在他眼里。更不消说那些橘黄的帽子和赭黑的僧袍,平日司空见惯,早已视若无睹。内供绝不看人,只看鼻子。——要说呢,鹰钩鼻子倒是有,可像他那样的鼻子,却一个都没发现。找来找去,总也找不到,心中不免郁闷起来。哪怕和别人说话的工夫,也会不由自主地捏捏耷拉下来的鼻头儿,不顾自家的年岁,臊得脸发红,这一切皆因心中郁闷所致。

最后,内供竟想从佛教内外典籍中,寻得一个和自己鼻子一样的人物,以期心中得到些许宽慰。然而,哪本经书里都没记载目犍连和舍利弗鼻子长得长。就连龙树和马鸣这两位菩萨的鼻子也都与常人无异。内供听人讲震旦^①的事,说是蜀汉的刘玄德耳大超长,不禁叹然:那若是鼻子,自己不知该多宽心呢。

内供一方面消极地苦寻自慰良策,另一方面还积极地遍试缩鼻灵方,这里无需一一赘述。可以说内供是千方百计,尽其所能。他熬过土瓜汤喝;往鼻子上抹过老鼠尿。可是,不管用过什么法子,鼻子照旧五六寸长,晃晃悠悠,耷拉在嘴巴上。

一年秋天,内供的徒弟进京办事,有个熟悉的大夫教他一个偏方,能让长鼻子缩短。那大夫乃震旦人士,在长乐寺^②为僧。

内供照旧摆出一副对鼻子毫不在意之态,故意不提马上就试这偏方。可另一方面,却又说轻巧话:每顿饭都要麻烦徒弟,心中甚是不安。其实他心里,正巴不得徒弟来劝自己试试。徒弟并非不明白

① 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。

② 位于京都市东山区圆山公园内。

内供的心思。不过，却也没引起多大反感，非但如此，内供要的这点小心眼儿，反倒引起徒弟的同情。于是，苦口婆心地极力劝说，结果正中内供的下怀——顺水推舟，听从了徒弟的劝告。

说来这偏方也十分简单，只是先将鼻子泡在热水里，然后让别人踩。

寺里的浴室每天都烧水，水烫得连指头都伸不进。徒弟当即去浴室打回一桶。然而，要是马上把鼻子伸进去，怕叫热气噓着，烫伤面皮。于是就在桶上盖个方盘儿，盘上开一孔，鼻子从孔中伸进桶内。单把鼻子泡进热水，丝毫不觉得烫。稍顷，徒弟问：

“烫好了么？”

内供不禁苦笑。心想：单听这话，恐怕谁都想不到，说的竟是鼻子。经热水这么一烫，鼻子痒嗖嗖的，像叫跳蚤叮了似的。

等内供把鼻子从孔中一抽出来，徒弟马上双脚用力，使劲去踩还在冒热气的鼻子。内供侧身而卧，把鼻子搁在地板上，看着徒弟的双脚在眼前一上一下地踩。徒弟脸上不时露出歉意，低头望着内供的秃头，问道：

“疼不疼呀？大夫说得使劲儿踩。挺疼的吧？”

内供本打算摇摇头，以示不疼，无奈鼻子叫人踩着，脑袋哪儿动弹得了。只能翻翻眼皮，瞅着徒弟皱了的脚，气哼哼的说：“不疼。”其实，鼻子痒嗖嗖的，正踩到痒处，别说疼了，舒服还来不及呢。

踩了会儿，鼻子里开始溢出小米粒儿似的东西，形状宛如拔了毛的烤全鸟儿。徒弟见状停下脚，自言自语的嘀咕着：

“说是得用镊子镊出来。”

内供好似意犹未尽，鼓起腮帮子，一声不吭，听凭徒弟摆布。当然，他不是不明白徒弟的一番好意，只是眼见得自己的鼻子给人当个物件儿似的摆弄来摆弄去的，实在让他觉得很不爽。那神情就像让一个信不过的医生做手术一样，不情愿地瞧着徒弟用镊子从鼻子的汗毛孔里镊出脂肪来。脂肪的形状如同鸟毛的根，拔出来竟有四分长。

镊了一通，徒弟长舒一口气说：“再烫一次就行了。”

内供依旧紧皱眉头，心有不甘，听由徒弟去摆布。

第二次烫好后，把鼻子拿出来一看，果不其然，比先前短了许多，

跟一般的鹰钩鼻子没啥两样。内供摸着变短的鼻子，腼腆地接过徒弟递上的镜子，怯生生的往里瞧去。

鼻子——原先那根从上唇一直垂到下颚的鼻子，就像变戏法儿似的萎缩了，如今蔫蔫儿地待在上唇上面。鼻上那些点点红斑，怕是刚才脚踩过的痕迹吧。这样一来，看他们谁还敢乐！——镜中的内供得意洋洋的瞧着镜外的内供，心满意足地眨巴着眼睛。

可是那一整天，他都在担心，生怕鼻子又长长。于是，无论是诵经还是吃饭，只要得便，就会伸出手，轻轻摸摸鼻尖儿。而鼻子仍好端端的待在嘴唇上面，没有一点要耷拉下来的迹象。睡了一宿，第二天早晨一睁开眼，头一件事就是摸摸自己的鼻子。鼻子依然是短的。内供就像抄完《法华经》功德圆满一般，心里有年头没那么畅快了。

然而，过了两三天，内供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。有个武士来池尾办事儿，两只眼睛骨碌碌地，一个劲儿地在内供的鼻子上转悠，说话也有一搭无一搭的，脸上的神情似乎内供比从前更加可笑。不光如此，那个曾经把内供的鼻子掉到粥碗里的中童子，在经堂外碰到内供时，开始还低着头强忍住笑，后来大概实在憋不住了，扑嗤一声笑了出来。就连给僧役们派活儿时，当着他面，一个个都毕恭毕敬地听着，一旦内供背过身去，立马就吃吃的偷着笑，这事儿已不止一次两次了。

起先内供以为是因为自己面相改变的缘故，可又好像说不通——当然，中童子和僧役们无疑是为此而窃笑。虽说同样是笑，跟当初鼻子长时的笑法毕竟不大一样。要说呢，短鼻子没看惯，比看惯了

的长鼻子更可笑，那倒也罢了，但是，其中似乎还有点儿别的缘故。

——以前笑得可没这么放肆呀。

内供停下刚刚念的经文，歪着秃头，时不时的嘀咕着。每逢这种时候，这位可尊敬的内供，准是呆呆的望着旁边挂着的普贤菩萨像，回想起四五天前尚是长鼻时的光景，不禁心中郁闷，颇有“好一似今朝沦落人，但回首往昔荣华日”之慨。——可惜，内供缺乏明智，参不透其中奥秘。

——人的心中，总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。对他人的不幸，无人会不同情。然而，这个不幸的人，一旦摆脱困境，不知怎的，反让人觉得若有所失。说得过分点儿，心里巴不得看到他再度陷入不幸中去。

虽非有意如此，不知不觉中竟对他生出一种敌意来。——尽管内供不明其中原由，却总感闷闷不乐，无非因为从池尾僧众的态度中，他隐约察觉出这种旁观者的利己主义。

这样，内供的心情越来越糟。不论对谁，说不上两句话，便会恶言恶语，横加训斥。最后，就连给他治鼻子的徒弟也在背后说：“内供犯了嗔恚，要遭报的。”那个小淘气中童子尤其叫内供恼火。一日，内供听见狗叫连连，无心地出去看看，只见中童子手里挥舞着一根二尺来长的木条，追赶一只瘦骨嶙峋的长毛狮子狗。仅只追追倒也罢了，还边追边嚷：“看我不抽你的鼻子！嘿，看我不抽你的鼻子！”内供从中童子手中一把夺过木条，朝他脸上狠抽了过去。原来是当初用来托鼻子的那根木条。

内供悔不该鼻子变短，反因此忿忿不已。

然而，就在一天晚上，暮色渐浓之时，突然风起，塔上的风铃，直吹枕旁，令人心烦。加之寒气袭人，让年迈的内供欲睡不得。正当他辗转反侧之际，忽觉鼻子奇痒难耐。用手摸摸，好似肿了起来，还有点发烫。

——该不是硬把它弄短，落下了什么病吧？

内供按着鼻子，手势就像给佛烧香供花一般虔诚，自言自语道。

次日清晨，内供照旧老早就醒了，睁眼一看，寺内的银杏和七叶树，一夜之间便落叶满庭，金黄一片，光灿耀人。兴许是塔顶挂了霜的缘故，熹微的晨曦中，九轮熠熠生辉。窗板已经挂起，禅智内供站在廊下，深深吸了口气。

恰在此时，那个几乎忘却的感觉，在内供的身上重又复苏。

内供慌忙用手去摸鼻子。摸到的已非昨日的短鼻，分明是昔日那条五六寸长、从上唇一直垂到下颔的长鼻子。内供明白了，鼻子一夜之间又像原先一样长了。与此同时，如同鼻子变短时一样，他那舒畅的心情也不知不觉恢复了。

——这样一来，看他们谁还敢乐！

内供心里这么喃喃自语，长鼻在黎明的秋风中微微晃动。

大正五（一九一六）年一月

高慧勤 译